

# 超车时被“啃”掉半张脸

## 快过年了,司机朋友们多长点心吧,行车还要多礼让

□记者 苑菲菲 宋佳 报道 qfwbff@vip.163.com

1月31日上午11点多,在新桥东路一卫生站附近,一辆在内车道行驶的白色尼桑欲从外车道超车,与一辆同样想超车的黑色丰田相撞后,白色尼桑原地旋转近360度后撞断路边石柱,两车不同程度损伤。尼桑内3人因伤被送进医院,经检查均为皮外伤,并无生命危险。

### 丰田被啃半张脸

### 尼桑转了360度

1月31日上午11点多,记者赶到现场时,黑色无牌丰田车头朝北停在路边。车牌被撞不知哪去的尼桑车,屁股朝东趴在马路牙子上。丰田右前部分被撞严重,轮胎瘪了,车灯没了一个,车前盖也蜷曲了,露出里面被撞零散的发动机。

白色尼桑更惨,左侧车门的外壳掉了下来,车头掉了一半,车屁股因撞到马路牙子上的石柱,左后轮胎都歪了,石柱也被撞得移了个位置。

据目击者王先生介绍,车祸发生后来了几个男子,把丰田的车牌摘了扔进后车厢里。丰田的

车主说,当时他和尼桑在不同车道从北向南行驶,尼桑为了躲前面一辆车而超车,突然改变了行驶路线。当时彼此的车速都很快,他躲闪不及,一下就撞到了尼桑的左侧,尼桑原地转近360度,屁股狠狠撞上了道牙子的石柱。

根据男子的提示,记者在地上发现了一道弧形的刹车痕,在灰黑色的柏油马路上很是显眼。男子活动着腿说,他的左腿在碰撞时磕到了,幸好没什么事,但尼桑上的3个人全部受伤进了医院。

### 三人均精神恍惚

### 出生年月都忘了

中午12点多,当毓璜顶医院急诊门诊医护人员询问受伤的3人出生年月时,其中一位伤者张艳波坐在病床边上,想了一会儿,两眼无神地说:“现在什么都不记得,头晕乎乎的。”急诊门诊护士宋明明说,伤者张艳波唇部、眼部受伤,但情况并不严重。

约一个多小时后,张艳波说,他们是内蒙古赤峰人,来烟台办事,半路上打车,没想到竟发生车祸。3名伤者中,高超的伤势最重。记者看到,高超的诊疗



尼桑车的屁股狠狠撞到了道牙子上。记者 苑菲菲 摄



丰田车车前盖被撞都蜷曲了。记者 苑菲菲 摄

记录中写到,患者头、颈、胸撞伤,有疼痛感,颈部活动困难,前胸壁触痛…… 毓璜顶医院急诊门诊主管

护师孙贤妮说,最近医院收治不少车祸外伤患者,快过年了,希望司机朋友多长点心,行车多礼让。

请本文线索提供者 杨先生、刘先生到本报 领取线索奖80元

## 半夜加了铲煤 娘儿仨都中毒了

请本文线索提供者 王先生到本报 领取线索奖30元

□记者 宋佳 报道

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1月31日中午12点多,在毓璜顶医院急诊门诊,娘儿仨因一氧化碳中毒前来就诊。母亲感慨地说,如果不是女儿半夜闹肚子,他们娘儿仨估计就一起去了。

在交谈中得知,刘女士一家四口住在莱山区孙家滩附近,家里一直靠煤炉取暖,由于担心一氧化碳中毒,还特地将卧室的窗户敞开一条两三厘米的缝隙。

“凌晨2点我上厕所时还好好的,估计是随手加了一铲子煤,把原来的火苗盖住了,炉子不旺才导致中毒的。”刘女士说,早晨5点多女儿喊肚子疼,当起身准备给彤彤拿药时,却一屁股摔在地上。当时意识还清醒,就拼命叫醒小女儿,要她把窗户打开。“大概在地上趴了十多分钟才勉强爬起来。”刘女士说,要不是女儿半夜闹肚子,他们娘儿仨估计就一起去了。

由于刘女士的丈夫值夜班不在家,算是躲过一劫。记者留意到,刘女士和两个女儿嘴唇都成樱桃红,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一氧化碳中毒症状。

## 等着换钱买年货 结果全烧没了

请本文线索提供者 刘先生到本报 领取线索奖30元



小龙正在给车主看他录制的着火视频。记者 宋佳 摄

□记者 宋佳 报道

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1月30日晚上11点多,在南大街亚细亚大酒店附近,一辆满载塑料制品的三轮车着火,照得整个街区如白天,消防队派了两辆消防车才控制了火势。

在锦江春洗浴对面,一辆烧得黑乎乎的三轮车停在路边。“是回收来的一车塑料制品,本打算明早去卖的,结果一把火烧没了。”三轮车车主周先生惋惜地说。

周先生是安徽人,晚上与老乡去探望朋友。“没想到刚回来就看到车烧成这样了,但不知道具体怎么着火的。”周先生说,这一车塑料制品能卖四五百元钱,等着买年货的钱一把火全烧没了。

锦江春洗浴的一名工作人员小龙说,当时火苗蹿得有两三米高,照得这条路跟白天似的,消防队派了两辆消防车才控制了火势。“就听见‘嘭’一声响,三轮车的车胎被烧爆了。”小龙说,当时声音很响,震得周围停靠的车辆报警器都响了。

周先生看着烧得只剩下框架的车叹了口气说,这一场火他损失了3000多元,车也报废了。

# 徐光菊与列车的不解之缘

徐光菊每次下班前都要巡视一遍车厢,看到不太整齐的细节都要整理一下。 记者 赵金阳 摄



□通讯员 车伟 □记者 李大鹏 报道

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徐光菊是济南至烟台K8293次列车上一名普通的列车员,她17岁接了父亲的班进入铁路系统工作,19岁正式上车开始了列车员生涯,但43岁的她脸上并没有过多岁月的痕迹。

1月30日早晨5点半,徐光菊起床后带上洗刷用品赶到单位,6点统一点名,紧接着踏上了济南开往烟台的K8293次列车。

下午2点17分,列车到达烟台站,车厢内放起了《江南Style》,徐光菊在自己负责的软卧车厢收拾完卫生后,和同事一块挨个车厢换被套。

济南到烟台要7个小时,到了烟台停上9个小时后再回去。刚结婚那阵,老公抱怨她不像过日子的样,婆婆嫌她回家时间太

少,她自己也承认跟同事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家人长,就连女儿也是跟爸爸亲。

去年7月份前,徐光菊一直在绿皮车上,她说最辛苦的是冬天烧炉子,尤其到了烟台,和着水的煤就冻上了,要用铲子铲很多次。关键是不管怎么烧,因为绿皮车透风,旅客也觉得不热,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。“换了空调车舒服多了。”徐光菊说,在绿皮车上冬冷夏热,夏天打扫卫生衣服都被汗浸透了,特别遭罪。

在火车上,徐光菊除了打扫卫生、换被套等工作,还要负责旅客的安全,有生病的、年老的旅客都得多上点心。偶尔和旅客聊聊天,旅客特别理解她的工作,这是她最开心的事。

在车上忙完,她下班也不闲着。朋友一个电话就会过去帮忙,单位门口的保安都说她太



徐光菊在软卧车厢收拾刚刚换下的床单、被套。记者 赵金阳 摄

忙。“可能是太豪爽了,朋友很多。”徐光菊说。

列车长跟徐光菊是老同事,他评价徐光菊工作仔细认真,对旅客照顾贴心,“女同志

50岁就退休,27年算是老列车员了。家庭、老人和孩子的生活都照顾不过来,以前跑长途一跑四五天,从年轻到现在确实不容易。”